

传承与发展——传统文化《狼图腾》 英译过程行动者网络翻译效度解析

文 / 王伟

【摘要】本文以《狼图腾》英译本为例，分析探讨了《狼图腾》英译中存在的若干突出问题，为解决翻译中的类似问题，笔者结合翻译中的行动者网络对于这些英译效度进行了探析，并提出了相应的翻译策略，指出结合行动者网络视角，注重翻译过程各参与要素与翻译效度的互动研究，对于平衡好翻译与文化的关系意义重大。

【关键词】行动者网络；《狼图腾》英译；翻译效度

【作者单位】陕西服装工程学院教育学院

【中图分类号】G124

【文献标识码】A

一、引言

《狼图腾》英文版(Wolf Totem)，作者姜戎，译者葛浩文，长江文艺出版社联合企鹅出版集团于2008年3月发行。这是一部以狼为主要叙述对象的小说。也是一部反映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文化冲突的纪实性文学作品。作为一种独特而宏大的艺术存在根植于中国当代文学脉络中，借助阅读这部作品，读者通过了解游牧民族生存状况重新认识狼、重新认识狼群、重新解读狼道。它深刻剖析了农耕民族的性格弱点和精神枷锁。自出版以来，深受企业家张瑞敏，马云以及知名媒体人的好评。这部作品可作为一本文化人类学的书籍来研读。

随着国家对中国文化“软实力”的日益重视，促进中国优秀文化的域外传播和诠释中国国际新形象，葛浩文Wolf Totem在英语国家反响热烈，可研究和可优化之处也很多，这对业界的研究提供了空间。学术界对《狼图腾》的翻译从版权输出和翻译模式等多个角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。（周凤峰）。就文学翻译而言，作为文化“走

出去”的重要途径，它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文本翻译问题。近年来，行动者网络理论进入到翻译研究领域。

行动者网络理论(Actor-Network Theory)是由以法国社会学家卡龙(Michel Callon)和拉图尔(Bruno Latour)为代表的(巴黎学派)科学知识社会学家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提出的理论。该网络中，并无所谓的中心，也没有对立的主一客体，结点都是由一个个主体构成，一个可以行动的行动者，彼此处于平等的位置。主体间性是一种主体间的关系，是一种相互认识、相互承认、相互依存、相互作用的关系，这些因素可以共同营造一个相互协调的行动者网络。

二、《狼图腾》翻译背景

为响应中央的号召，《狼图腾》的作者姜戎来到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乌珠穆沁旗插队，亲眼看见了广袤草原的自然之美，同时也经历了草原被毁灭以及整个游牧文明被毁坏的过程。由于对草原的热爱和怀念，他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写了一部半自传体小说《狼图腾》。该书在中国大陆的发行量超过300万册并连续六年跻身畅销

文学前十名，并获得数十项大奖。这部作品以30种语言的形式在全球110个国家和地区发行。其中发行量最大，反响最热烈的是由企鹅出版集团出版，由著名翻译家葛浩文先生翻译的Wolf Totem。

葛浩文先生坦言，他没有见过狼，但是他通过阅读中国文学作品，对狼的印象不好，可是他在看完《狼图腾》原作三章五章时，被蒙古草原狼所吸引，决定边读边译，他非常尊重原作，要把原作者的情感译出来。从葛浩文先生对该作品翻译的动机来看，《狼图腾》的故事内容、民族文化冲突以及小说的艺术性的确引人入胜，极具研究价值。《狼图腾》的翻译效度，离不开原作者、原读者、译者、译语读者和出版社的参与，而正是这些因素构成了小说英译过程行动者网络，它们都是翻译过程各参与要素，笔者将其与翻译效度进行互动研究。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结合行动者网络探析了该作品的翻译效度。

三、《狼图腾》英译本中存在的问题及应对策略

(一) 汉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

策略

某一民族具有独特文化内涵的词汇被称之为文化负载词，它是人类语言文化的结晶，更是一个民族的民族性格和文化内涵的集中体现。”《狼图腾》蕴含着丰富的蒙古族文化负载词。由于中英文化的巨大差异，葛浩文大多采用直译的方法，同时也采用了改译等翻译方法以保留尽可能真实的文化信息，以及当地的民族风情和民俗文化。

改译是基于译者对原意的理解。这种翻译方法改变了原文的意思。

“都说狼子野心是世上最大的野心……”（姜戎，2004）

People had told him there is no animal more determined than a wolf.（葛浩文，2008）

中国人对狼的印象大多是负面形象，如“狼子野心”“狼心狗肺”“狼狈为奸”“引狼入室”，等等，所有这些都表明了他们对狼的憎恶和憎恶。但是，经译者改译，即用determined（坚定不移地）来描述狼之后，使狼的形象更加正面化。这与早期过着游牧生活的西方人和其对狼的崇拜有关，这与蒙古人对狼的敬畏极为相似。可以看出，不同民族均受文化因素影响，文化因素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翻译。

改译文学作品是为了忠实原作者和目标读者。这句译文处理的很好，既兼顾到了不同民族的审美心理，也达到了受众群的期待。该译文更彰显了译者的汉语文化的娴熟，笔者可以清晰的感觉到葛浩文先生在处理这段话时，是与姜戎先生进行了一番心理对话的，也使自己置身于当时的故事情景之中，反复研习原文。而这个过程正是行动者网络的构建的过程，他们是相互认同、相互承认、相互依存

又相互影响的主体间性的相与关系。

为了达到翻译效度，满足目的语的受众期待，必须采用加注释法，使由文化差异造成的文化缺位降低到最小。更好的使原作、译者和译语受众的网络关系更加紧密有机，更有利于中国文学的出口和世界文化的交流。

翻译过程涉及翻译选材、文本转换、译本生产以及传播、接受效度。这就需要译者、作者、原作、译本、受众及各种异质行动者的参与，即行动者网络的构建。翻译活动，并不局限于“译者”承担的文本的语际转换，而是涉及不同的代理人、机构等异质行动者，并已经形成相对稳定的网络运行机制。（王岫庐，2019:16）

（二）草原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策略

《狼图腾》中草原文化词汇比比皆是。其英译会给目的语受众带来极大的文化障碍。因此，葛浩文在翻译过程中采用了直译和加注解的方法，来处理这些词汇，以帮助目的语受众准确地理解原文的含义，同时保留原文的语言特色和地域文化。蒙古人民尊崇“腾格里”为至尊神。在翻译过程中，葛浩文遵循了蒙古语的语音特点，将其翻译为“Tengger”，进一步将其翻译为“Mongol heaven”，使英语受众在阅读译文时可以感知蒙古人对“腾格里”的崇拜。这种翻译方法不仅最大程度地保留了蒙古文化

特色，而且使英语受众能够准确地理解原作的内容，并有效地传播中华民族优秀文化。从汉语受众、译者、出版社、到英语受众，该网络对于草原文化色彩词语的理解比较准确，可见，在英译过程中，采取文化转向视角和恰当的翻译方法，考虑到英语受众的接受心理，才可以达到准确理解原文的目的，才能达到应有的翻译效度。

四、结语

当代中国文学步入世界市场离不开高质量的翻译，高质量的翻译不只是取决于译者本身，它需要结合翻译活动中各个异质行动者的行为和动态关联，要忠实于原作，就必须追求译文效度和信度，达到翻译的效度，这就必须结合行动者网络翻译研究，最终最大化的实现受众的接受效果。

参考文献

- [1] 姜戎. 狼图腾 [M]. 武汉: 长江文艺出版社, 2004.
- [2] 葛浩文. Wolf Totem. [M]. 北京: 企鵝出版社, 2008.
- [3] 王岫庐. 行动者网络翻译研究 [J]. 上海翻译, 2019, 145 (02): 18-24.
- [4] 宗蔚婷. 读郭建中《当代美国翻译理论》[J]. 科教导刊 (中旬刊), 2010 (7): 206+216.
- [5] 董静. 从翻译规范论视角浅析狼图腾英译本 [J]. 甘肃联合大学学报. 社会科学版, 2010 (4): 91-94.

